

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控吏杖之十七
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予
如素約小人為奸固難防也公天性峭嚴未嘗有
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
開封府為入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
節不到有闔羅包記聞

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
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

也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
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小備位所以乞後建太子
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
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仁
宗喜曰徐當議之

王德用 齊國武恭公

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事仁宗位至樞

密使

邢洛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輕車載勇
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



由是知名

章獻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

太事

並歐公極神道御

公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此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

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

與談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覬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

皇祐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



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
 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
 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
 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
 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
 公帥真定上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
 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
 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
 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
 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王禹玉撰真志

韓忠獻宋景文同召試中選公帶平章事例當謝二

公有空疎之謙言公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
 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宋曰吾屬見一老衛官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太名公已薨韓謂宋曰王
 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
 也南見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八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九
 公諱公純字子晦徽州婺源人自舉進士入
 翰林為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
 公諱公純字子晦徽州婺源人自舉進士入
 翰林為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
 公諱公純字子晦徽州婺源人自舉進士入
 翰林為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進士第事太宗真宗位至諫

官議大夫問與知本通臺服之風皆不為貴代

公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

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

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苑文正公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

名臣言行錄





卷之六

太贖關令師平太原速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
 議功酬之乞罷交州及免驅生民為瘡嶺之鬼
 上嘉納焉趙普當國錫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
 公事損檢令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
 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
 咎正容厚謝皆罷之手書請節 太宗真宗並至
 錫好直諫太宗武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
 月來養成聖性悅益重之 聖政
 太宗時錫一言軍國要機者朝廷大體者四上嘗
 未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

略御覽三百六十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
 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出錫直臣也何
 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
 已至矣榮求

真宗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名臣傳

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馳救之無及矣俄召宰
 相對視出其表示之曰朕自臨天寶閱是表者
 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
 國家為慮而徹于朕者與歎久之令優贈典於遠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上親署錫

卷之六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宋前集

上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愴然久之上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
天下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
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
重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方漢文時刑錯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
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
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
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累遷太宗真宗官至知
制誥

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
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在心裏
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人
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鶚
鵝能言難以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
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
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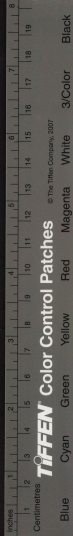


書命矣聞見錄

禹偁能屬文太宗方選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公獻瑞拱箴以爲戒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真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修太宗實錄執政疑公輕重其間落職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羣鷄夜鳴公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公已歿北齊

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白人內修德則可

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公行間議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掎角下詔鼓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公上疏請節用省費薄賦緩刑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公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難選舉四曰澄汰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並記開公在翰林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文公奏曰夫進



蘇東坡贊公畫像同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

公賢黜不肯鬪諫爭之路彰為諍命施之四海進利

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軫慮較

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

真福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後道

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

于道今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今

惟終身而行之

晉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于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

公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誦佞

見善若已有嫉惡過仇讐世以為知言註聞

蘇東坡贊公畫像同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

二復斯言來常不流涕泰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

李固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

乘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

噬故能存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保不

相張禹胡廣雖累于百緩急豈可望哉故論休

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

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於

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黜以死有

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



必將驚世絕俗使半宵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余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乃追爲之贊云惟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尤也其時帝欲用公公其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嗣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流其貌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孫奭 宣公

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事太宗真宗仁宗位至翰林侍講學士

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三篇公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濶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意朕獨不得耶因以切厲輔臣賜公緋章服承典軍書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公知河陽陽上疏切諫以爲太甚無再安得行書其辭有云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責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龍記事真宗將西祀公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其辭

有云秦多禘沒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飢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



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
慰諭焉

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之區事反覆申釋未嘗避諱因
以規諷又擬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一篇號經典數
言上之書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勸登之助

翼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抵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
禪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公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

采並記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詩刻石用居廳壁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宅宅主

人到子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下色復顧右安
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已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
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
講禁中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
近世名也

公與范仲淹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凡朝廷典
禮事並與公討論之沂公嘗言孫小坐所閱典故
必以前代中正合疑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
無疑馮貳卿求廣博不專以典正爲意故政府奉
行煩於執奏以是沂君之優劣分矣

名臣言行錄 卷九 宋前集



李及恭惠公

無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事真

宗仁宗莅至御史中丞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

薦公上即以公知秦州衆皆謂公謙謹厚自行檢

非守邊材楊億以衆言告曰曰不答公至秦州將

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

市吏執以聞公方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

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

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曰道其事且

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

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曰笑曰

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

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且之用及者其意非謂

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

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疑

置敗瑋成績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

瑋之規模而已德由是服山之識度

公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

其廬一日出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通

王公不第
知及中第
瑋益益軍相
不知次
不第
矣不第



清談至暮而返。適孔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
公兒自是耻其風俗之薄也。景以道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亦自集一部乃
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永岸鎮留當遊時
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
之檢押。筆談

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進士。奉孔子祠事。
仁宗位至御史中丞。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侍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

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適。美人尚氏
父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算。恩寵頗京師。郭后妬
屢與之忿爭。尚氏常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
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查上頸。上大怒。
問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大臣而謀之上。因以示呂
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
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慰廢。况傷乘輿
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
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將廢后奏
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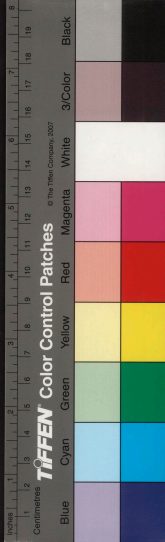
入道賜號淨如居別宮權中丞孔道輔怪閤門不
受章奏遣吏誦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明日
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公
等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闔扉
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
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
詣中書附奏公等懇請中書論辨遣諱夷簡曰廢
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
此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后皆昏君所爲夷
簡拱立曰茲事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公等退夷

簡卽爲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
至是直以勅除之公等還家勅尋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故后郭氏薨后之復葬也上卽以一時之
忿且爲呂間所贊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
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尚書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
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懷然傷之作慶金枝詞賜
之且曰當復召汝呂間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
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
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
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案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

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獻初崩，上與夷簡謀以夏
 球等皆莊獻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
 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
 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
 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為中訥，久之乃
 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惡郭后。註聞
 公知兗州，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
 學士。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
 龍圖閣直學士。子辨公換墓誌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絕然

徑出虜使主客者，遽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
 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
 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然
 公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
 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已下，皆大驚，已
 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並墓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
 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為
 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干





理或謂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朕不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服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起居舍

人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

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鄂州酒稅歐公換墓誌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爲入希時宰意致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

之一日謂洙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其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歎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是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生好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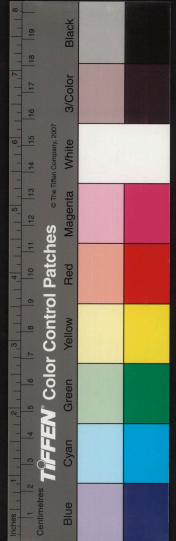
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南豐雜識

師魯謫官均州時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請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入召希文甚速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記聞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戊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至於西事尤習其詳欲訓上兵代戊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誌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變也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大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丕變並韓魏公



撰墓表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登慕焉。范文正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唱，師魯兄弟繼其後。文忠公為工，偶儷之文及宦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亦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為之也。歐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

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富，則歐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只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



承叔自此始為古文並開見錄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別錄

天聖四年余靖 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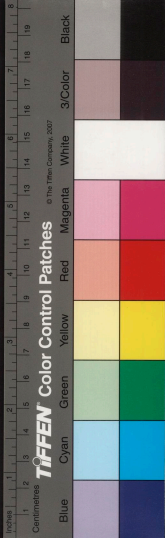
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事仁宗官至工部尚書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情恐錯天下之口書

既上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以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

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太微端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皆主兵喪及飢益木為德金為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願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並蘇台文撰序

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公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



非仁宗處心
下問何能一
一身盡至矣
猶令人感錢

看子樂動不
可及慎守此
真足多過
左之舉

卷四十四 雜考

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筆談

奉使契丹人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肯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說聞

慶曆四年元昊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出毋與和朝廷患之議未決公獨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

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至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神道碑歐陽公撰

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虜主大喜還坐貶官賈父詩話

唐之番船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求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行狀

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



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全亦舉制科知州怒
 以為玩已據其罪無所得惟得全與希古接坐全
 坐違勅停任希古杖醫二十全遂閒居虔州不復
 任進希古更各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
 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參政引為諫
 官秘書丞希古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營身計靖上
 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
 遷龍圖閣直學上王全數以書于靖求貸靖不能
 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
 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

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虔州問王全靖陰
 使入諷全令避去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
 於茶館中託人餽之所託者怪其重問視爾銀而
 致茶於全全大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接坐
 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
 也靖遂以將軍分司

王質

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

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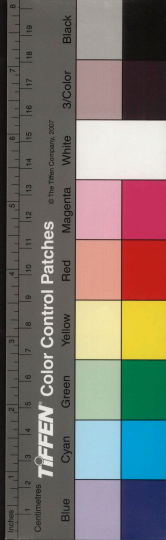
通判蘇州州守王宗旦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

崇且亦質者
不疑且以為

朱前集

卷九

七



各... 卷九

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
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宗旦
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
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
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遂緩出其獄始大
稱公曰君子也

遷湖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
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
而荆湖之人自若
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

常法二字大佳他人有心夏高使未活不得

選法是王公丁生本領

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
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
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
得為黨人公之賜實厚矣聞者為公縮頸

文公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入金以贖昆弟過期不
入輒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闕家藏書而得其券召
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





各臣言行錄

卷九

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食。所至有水菓聲。

范文正
侯墓誌

孫甫

字之翰許州人再舉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買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在廢大利後卒不

事不能盡利
無害商人于
利害惟計本
少

能廢 歐公撰墓誌

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上置置諫官使補缺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諫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儻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諱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湓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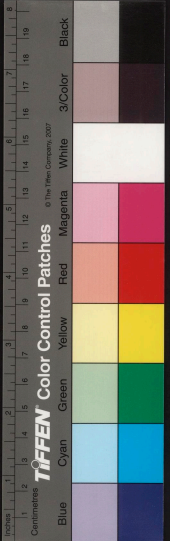
宋史同遺之

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
通秦滑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扈洙
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
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
以其崇富其言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
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
職臺誌

慶曆中孫甫蔡襄為諫臣言宰相晏殊役官兵治邸
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
薦富弼代殊一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

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
可用不聽求罷甫豐雜議

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
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
功仲淹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亦同惡
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
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
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
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
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



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爲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昧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

初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其夕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太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

能真又何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行其言爲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彼不得伸於彼矣曰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公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甫曰一日



可得。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華談

公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入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知日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唐書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閱瞻書未及成。公已空。詔取其書藏秘府。

司馬溫公書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藏其藁於篋。必盥手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及兵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篋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

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息。取修之會。官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擊。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察親負其篋避於沼中。烏上公在官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

蘇內翰答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見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諂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



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君太畧皆舊史
所不及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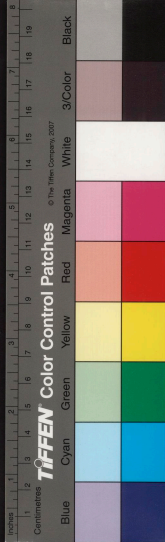
陳搏 希夷先生

穆修 种放 魏野
李之才 林逋附

朱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太宗賜
號希夷

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
至闕下令於禁中廚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
如故甚異之因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
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



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君太畧皆舊史
所不及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陳搏 希夷先生

穆修 种放 魏野
李之才 林逋附

朱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太宗賜
號希夷

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
至闕下令於禁中廚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
如故甚異之因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
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



山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延入宮中與語
遣中使送至中書等相朱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
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肯所不知然
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
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
等表上其言上喜甚設苑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
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感數日人有問
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間太祖登極

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
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矣遯跡之
初有詩云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
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郊貧愁聞劔戟扶危
主悶見笙歌駢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般春豈淺丈夫哉邵伯溫易學辨惑
太宗召赴闕賜詩云昔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
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
華陽巾草履垂條以履禮見賜坐燕談錄
太平興國初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



大觀局戶熟寐月餘方起上方欲征河東搏諫止之
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
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
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
治即今之堯舜也並下感

被召至闕下問有士大夫請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
規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
以為至言倦遊錄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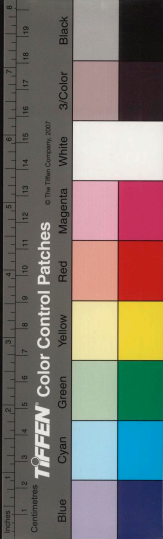
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
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
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
心已被白雲留住

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
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

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神仙術善入倫
風鑒而已非矩圖南者也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少豪放性



編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句于禁中壁間。真
廟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
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
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
布衣舊。晉公赴夔。漕伯長猶未往。相遇漢上。晉公
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
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公有詩云。
却謗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穆。可見其不相
善也。公登進士第。後爲潁川文學。參軍。故當時呼
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巧於所

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搜入京師。相國
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
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
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
古文。伯長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師曾始從之學。古
文又傳其春秋學。

本字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
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承順如事父兄。登
科任孟州司戶。挺之性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
忠獻公以此頗不悅。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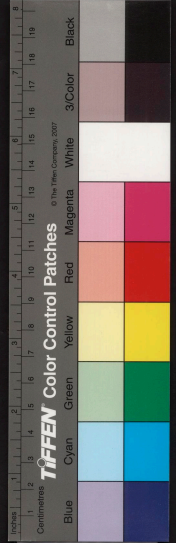
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循。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

於是康節始傳其學。

邵伯溫易學辨惑

卷八

種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一日令酒掃庭除。曰。當有往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爲司諫。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明。



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

開見錄

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
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
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
節。後餽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屬。亦佑勢。強
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注袁清端
放以處士召見。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歸。終
南山。恃恩驕倨。保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
拜謁。放小僂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
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

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
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博得。
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
識無以逾入。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
顯官。臣恐天下切笑。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媿
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掖
放。陰事數條。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浸衰。元
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嗜酒。每排
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聞
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



卷之四十八
二五七

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使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煩出，獨在中書十五秋。秦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于色，以酒茗藥物為答，且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改納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文正野遺事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物不用。

野之言。仁宗政要野子閱亦不仕。嘉祐中賜號清逸處士。溫公集云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史歲時勞問，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水，中鉤翰頗為士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歸田錄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

卷之四十八
宋前集



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青廂雜記

胡瑗安定先生

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

常博士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

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

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曾孫滌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

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四年

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

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

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歐公撰墓表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

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

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程氏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

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太暑

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

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

刮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



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
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蔡端

明倫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

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曾孫徽記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
弟。熙寧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
優？彝曰：胡瑗以道德行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
友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
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

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世舉而措之，天下能
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
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踰
薄。臣師暖嘗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
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
自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
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
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
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此
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追數十



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也上悅李唐書

侍講竄對召例須先就閣門拜儀侍講曰吾平生所

讀書則事君之禮也何以君為閣門奏上令就舟

次君之侍講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

必失儀及登對乃人稱自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

周旋舉合古禮曾孫滄記

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

先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富世之事以明之至小

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

所碎劄子呈于藝祖之事履史

刑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

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嘗習射投壺游息焉

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

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

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

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自

臣曾任邊陲丹推州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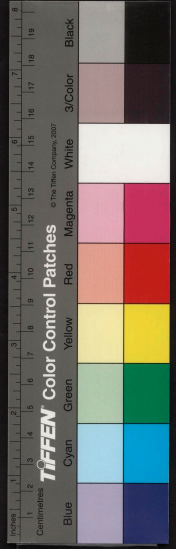
益武學每日再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



吳使知制誥劉敞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百三
 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
 卷進呈時議難之呂厚明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
 齊治事齊經義齊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齊者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文秀異其出而筮仕往
 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詆訛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
 師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稱與宗

記

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了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入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義使人人以辯為可否之當時政事無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李處記為國子先生日番禹有大商遺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宕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憫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歸胡先生告其故曰



此是聖門第一
要道但爲
病子說

各臣行錄
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詩帙
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
以進學矣其于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
惴惴然懼代性命之過甚痛候自責莫可自新胡
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
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
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
改過無懷昔海第勉事業其人頽脫善學二三年
登上第而歸李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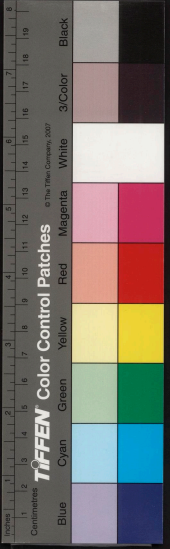
治家其嚴尤謹内外之分曰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

許歸寧有遺訓嫁文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
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
道曾孫滌記

孫復 泰山先生

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
應官至直講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
發微曾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
皆以弟子事之孔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



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他亦然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
之歐公換墓志

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髮鬢皓白故相李文定守
禿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
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久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
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婦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
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長老
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比淡薄事先生盡禮故
當時士人莫不賢之灑水燕語

先生治春秋不感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
明於春秋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見王
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墓誌
先生惡胡瑗之為人入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
生而教養過之邵氏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
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
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感然動色曰母老無以

卷一
宋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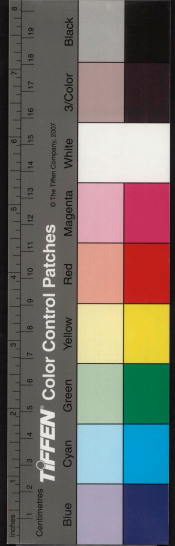
養若日得百錢則甘肯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
非乞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
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子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
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
年文正去雅陽孫亦離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
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
乃昔日索遊孫秀也筆錄

石介 徂徠先生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以者
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

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
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
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
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咨重之榮遊錄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權使而杜衍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
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
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
進如茅斯拔太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太
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



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歐公撰墓志云

聖德詩云維仲淹病一變一高又曰奇器魁樞豈視

唐模可屬大專，重厚剡勃，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

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

之知人。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

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

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

言由是譏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以

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身

過孟軻矣。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為

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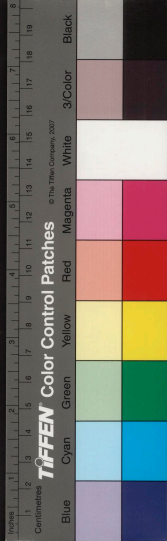
人戲之曰莫去崑，吾守道深，嫉之，以為孔門之太

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

進後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

主，楊大年。家塾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



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
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
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
以爲酷萬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發
人塚墓何以示後世邪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及
內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空棺
必用凶肆之人今皆徵召至此劫問之苟無異說
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是應詔也中使
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
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

以居簡爲長首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
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
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太閹去竦面暴而視之世謂
剖棺之與去面竦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
應者耶

筆錄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任誦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
人目以姦邪一日謂曾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
介書曰吾弟何爲與此狂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
問前日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着
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鼓隣受義理也曾祖除



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為非其畧云內相為名臣子容為賢子天下屬望所係非醜豈可以辭位為廉安道見者此書也蘇氏談訓

蘇洵 老泉先生

字明允眉州人常舉進士茂材異等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

君少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詞歲餘舉進士再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蓄

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歐公撰墓志

永叔一見權書衡論目為荀卿子獻其書於相由是名動天下士爭誦其文時文為一變時相韓公琦嘗與論天下士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缺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辨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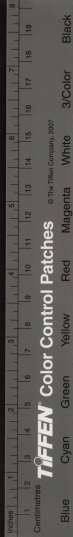


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歿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規莫先於余者矣

張安道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辨奸畧云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

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入世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首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因之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字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



談書詩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一子之比也

墓末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為戰國縱橫之學云

聞見錄

因論權書衡論曰竊其著書之名已非管有山林逸

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

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丟一虜之患則天下

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伏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一虜然後致太平爾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見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一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錄山語

